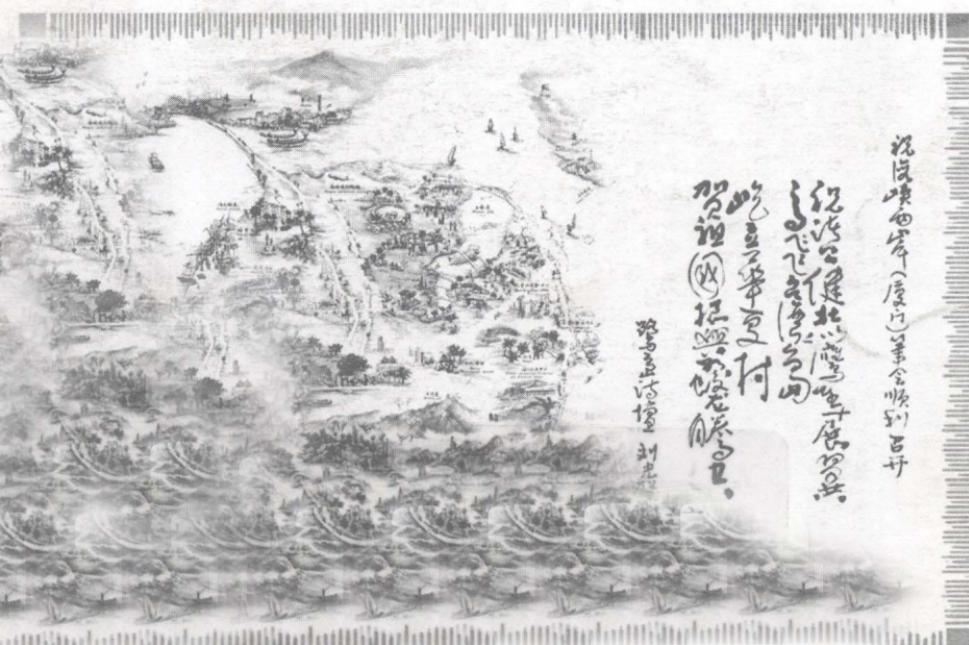


鹭岛诗情

2007年第6期(总第25期)



淮海東面行(度江)事順利
行

行者當速北上
急行十日可至
急行十日可至

急行三日可至

急行三日可至
急行三日可至

急行三日可至

劉光暉

一四

荣誉顾问：余绪缨

陈 华

顾 问：余元钱

孙锡麟

主 编：刘 光

副 主 编：黄建琛

编 委：邱贞花

刊头题字：周 济

地 址：厦门大学海滨 29-20

电 话：0592-2186287

邮 编：361005

电子信箱：guangliu2002@yahoo.com.cn

网 址：<http://www.ldst.net.cn>

内 欢 以 文	部 迎 刊 责	交 赐 代 自	流 稿 酬 负
---------	---------	---------	---------

目 录

● 各抒己见 (1-12)

闽 远、鲍周义、洪峻峰、董尚祥、

● 古典诗词 (13-52)

闽 远、余绪缨、陈 华、罗耀九、东 戈、周 济、何乃川、洪峻峰、
吴在庆、鲍周义、陈 松、卓杰华、戴亚晶、苏宗芳、林启贤、林永助、
杨安在、李铭让、黄仲义、蔡钟炎、许宗明、罗焕刚、吕文芳、陈纬地、
李国梁、余养仲、张永和、黄秀云、胡元瑞、王 平、张伟志、熊扬名、
郑德厚、梅和清、符大鹏、杜有垣、董尚祥、王玉立、毛定波、周振民、
林建中、楚 成、李克诚、梁继红、李雪莹、林 峰、曹杜荣、梁玉芳、
刘道龙、陈才明、陈少平、陈惠国、吴宗和、林粉容、曾祥任、钟耀中、
陈炽昌、赖静兰、古英华、丁潭清、刘柏青、余恒烈、吉宝珠

● 自由体 (52-54)

乃 贺、杨金德、冯树发

● 楹联天地 (54-58)

闽 远、许宗明、罗耀九、卓杰华、林启贤、周振民、林建中

● 诗友通讯 (58-71)

梅和清、许宗明、刘 斐、罗焕刚、余养仲、周振民、熊扬名、林启贤、
胡元瑞

● 互教平台 (71-73)

● 刘光诗文 (74 - 122)

● 封面： 祝海峡两岸（厦门）笔会顺利召开

● 封二： 贺联： 书法孙锡麟，撰联刘光

● 封三： 悼念朱人先生

● 封底： 园博园

各抒己见

闽远（厦门大学）：

汉字词语的更新换代（2007年10月22日）

随着时序的推移，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使用过的汉字名词和词组如今大多已不再使用而被一部份具有相同意义的文字所代替。同时人们在写诗填词时当年惯用的词语也都被新生名词所潜易了。

在这篇短文里笔者拟将当年所用过的名词和当前使用的名词举例加以对照。

旧用名词写在前头，新更替名词写在圆形括符内，以利区别：

国文、国语、汉文（语文、中文）。国剧（京剧）、国术（武术）。应考证（准考证）、巡察员（督导员）、割症房（手术室）、颤风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公民课（思品课）、嗜学（好学）、比照（比较）、卫生郎（衣旁）（绒毛衣、棉毛衫）、学期测验（期末考试）、诸生（各位同学）、官厅（政府）、饥岁（歉收年）、富态（胖子）、机关（机构、单位）、躡等（跳级）、揭贴公告处（布告栏）、跋（后记）、叙（序或前言）、勘舆家（阴阳先生）、教习（教员）、大码头、商埠（通商口岸）、鹤氅（风衣）、礼生、提调（司仪）、侍应生（服务员）、猪倌（饲养员）、邮信差（邮递员）、打烊（息灯）、打尖（旅途休息）、班房、牢房（监狱、看守所）、自来水笔（钢笔）、清道夫（环卫工人）、拙荆、内子（妻）、来价（读“介”音即当差的人）、白撞（小偷）、女倩、妹倩（女婿、妻妹婿）、女僧（尼姑）、女校书（妓女）、谦信灯（汽灯）、食扈（食盒）、五更鸡（小汽炉）、洋火（火柴）、洋灰、土敏土（水泥）、于归（出嫁）、拖油瓶（再嫁归人带到新家的子女）、曲蹄（贬义语、泛指船民）、诔、祭文（悼词）、丫头姆（女佣人）、月份牌（挂历、月历）、时辰钟（挂钟）、八仙桌（大方桌）、太师椅（靠背椅）、幼稚园（幼儿园）、救济院（福利院、养老院）、育婴堂、养育堂（孤儿院，保育院）、袍泽（部下）、茅房、厕所（卫生间、

洗手间）、盘缠（路费）、郎中、大夫（医生）、紫河车（胎盘）、东瀛、虾夷（旧时指日本国）、方城之戏（搓麻将）、羊肚巾（毛巾）、到差（报到）、剋期（限期）、太平池（消防水池）、救火会（消防组织）、胡子兵（老年兵卒）、豆蔻年华、含胎花、处子（处女）、神主牌（已故者的灵位牌子）、旱魔、魃（天旱）、火漆（封蜡）、火轮、火船（汽轮）、叫花子（乞丐）、皋比（虎皮）、结跏（盘膝而坐）、姽婳（静中美丽）、岭峤（深山）、佗佗（自视甚高）、飪博（汤饼）、郭索（躁动）、沉疴（危重病症）、垠锷（边际）、劣剗（崇山峻岭）、趔趄（踉跄）、尸位（主事者）、罘罳（屏风）、偲偲（相勉）、孜孜（勤勉）、屠苏（阴历春节时饮的酒浆）、病革（病危）、九陔（九天）、天枢（北斗星）以及啐盘（周岁生日）等。

以上信手捡来，并未分类。如有欠妥或解释有误之处，极盼高明指正。

灯前随笔一则

一个高干家庭五位成员的有趣台甫。

10月21日在党的十七大上入选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令计划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前王刚先生另有任用，令计划乃从副职提升为正职，此种对工作驾轻就熟的提升确是选贤与能的成熟运作。

计划先生尊大人是党的中层干部，其五位贤哲嗣（男四、女一）芳名分别如下：

长子：令路线（又名安全），系国营某企业总经理。

次子：令政策，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

三子：令计划，职务见上述。

女儿：令方针。

小儿：令完成。

按此五位胸兄弟（妹）排行序列，他（她）的名字可以串成：路线（安全）——政策——计划——方针——完成。

此种正统取名而又紧扣国家经济建设的作法突显了家内全体成员的一致心愿，目前在九州域内诚属不多见。见识之馀令人逸兴遄飞！

鲍周义（厦门）：

陌生未必精品，传统定有新声

——提点意见与翁银陶先生商榷

《福建诗词》16期，发表了翁银陶先生的《略论诗词创作中“陌生化”的创作思路》，文中有個新名词——“陌生化”，很引人注目。还说这是“繁荣当代诗词创作”和“创造精品的必由之路”。好象真有点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但是我想，可能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响应。

近年来，有些“专家”、“学者”从境外贩进一些“番仔话”名词，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接应不暇，狼狈不堪。这个“陌生化”不知从何处“贩”来，大概不是什么“舶来品”吧！因为，“陌生”这个词我们还认得。陌生也者，不熟悉是也。可是它又加了一个“化”字，任何事物一被“化”起来，就带有强制性、唯一性的味道了。文艺创作岂能一“化”了之。常言道，文学工作者应该“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一定是不陌生的。就如龙灯，你就是将它的制作材料换成最科学的、最高科技的、最现代化的物质，龙灯还是龙灯，群众既不会感到陌生，而且依样喜欢热爱。新颖绝非“陌生”，千万别把概念搞错。

优秀的传统艺术“不论如何创新改进，如何矫妆打扮，它只会变得更鲜活，更时尚，而不会让人产生“陌生化”感觉。翁先生在论述“陌生化”创作思路、创作手法”时，一口气罗列了数十个诸如“咏”、“感”、“忆”、“念”这样的情感动词，说这是“当今诗词的（主要）题材”，还说当代诗人围绕“个人具体生活”“取材，基本上是古人创作思路的重复”，并力主“摆脱”这个“切入点”的“局限”，“从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去思考”，实在令人惊诧。离开“个人具体生活”的条件，诗人如何思考？这不正象鲁迅先生批评过的那种“站在地球上拉着自己头发想上天”的那些“躲在象牙塔”里的文学家吗（大意）！宇宙之中没有两种相同的物质，人类的精神活动不可能完全重叠，古今诗人的创作思路绝不可能重复，这是科学，也是现实。

文学创作有许多体裁，诗是其中的一种，古诗词又是诗体裁中最具传统

意味的一种。它短小玲珑，讲究押韵、格律、音节，便于吟哦唱和，是古今文人最喜欢用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文艺形式。在此，应该纠正一下翁先生的“题材”说。诗人的抒情、感怀、咏物、寄兴，这些表示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活动，都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作品“题材”。题材应该是作品的内容，诗人的现实生活（包括生活周边的人与事）。还要明确一个讨论概念，古诗词就是古诗词，它的形态、规格都是前人确定了的，我们今天的古诗词创作，说到底就是一种“归瓶装新酒”的游戏。“陌生”也好，“熟悉”也罢，你都不能改换“旧瓶子”的式样，改变了，它就不是古诗词了。至于想要创作荷马史诗这样的大作品，那就采用新体诗或其它文体，这就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了。

可是翁先生似乎对此颇感兴趣，很想对“旧瓶子”动一动手术，他提出“意识流”入诗，说宋人吴文英的《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就是“意识流”作品。意识流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能否入诗，目前尚无实例。连这一名词也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始见于报刊杂志的。吴梦窗老先生的《八声甘州》是不是“意识流手法”，一时也无从查考。不过词牌《八声甘州》的格律一直未有变动，所以后人也并不陌生。若是谁人将它“陌生化”了，它还是《八声甘州》吗？

在文学发展的道途中，体裁的破茧化蝶，比起内容创新总是相对迟缓和稳定的。诗从四言到近体，几乎花了两千多年，词曲至今也有一千多年历史，它们都是中华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不是什么人想要“陌生化”就“陌生化”得了的。“从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去思考”，思考的也应该是内容而不是体裁。

文学贵在创新。如果理解没错，翁先生的“陌生化”的原意是指诗词创作的构思、立意、取材、谋篇上的别开生面，出奇制胜，反对食他人馍馍，努力开辟继承与创造，改革与创新，探索与发展的新路子。若如此，那就不是什么“陌生化”与“不陌生化”的问题。说句不客气的话，什么“陌生化创作思路”，根本就是极不科学的提法。陌生的东西可能是精品，但也可能是毒品、危险品。不是有些年青人因对陌生事物的不知和好奇而被诱入罪恶深渊吗？古代文学评论家刘勰早就提醒后人，不要“逐新趣异”、“采滥词说”。他反对文人用虚夸浮燥、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稀奇古怪的妆饰去欺骗、吓

唬读者。

翁先生说，“当今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此话正确。既知有区别，就该看到今日之诗人有着面对当今社会的激情，可是翁先生又说，“今人诗词的创作思路却基本上是古人创作思路的重复”，这就奇怪了，人的精神活动是受客观事物所制约的，社会环境变了，人的思路怎能不变？真若不变，岂不成了木乃伊了？

否认区别就是否认科学，人是如此，诗词更是如此。你敢说毛泽东同志的《长征》与杜甫的《闻官军收蓟北》；叶剑英元帅的《黄昏赋》与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是同一个创作思路的吗？不会吧！清代文学家袁枚说，“诗在骨不在格”，强调内容重于形式。诗心、诗品、诗质永远是诗人首要思考的问题。古今诗人所处年代不同，生活经历各异，创作思想自然有别，故而人们在谈诗，谈文艺，谈人生时，一定会谈到“大我”“小我”。“我”之不同，决定诗词风骨的优劣雅俗，也分别出诗人气质的高低平庸。古诗词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变就变在内容上。几千年来，中华诗词多如沙海，灿若星斗，诗人的创作思路那有相同之处呢？

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就是提倡诗人去熟悉、研究、分析“宇宙人生”，掌握诗词创作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联系，做到主客观一致，内外因融合。而后“写之”、“观之”，力求有“生气”、达“高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深入生活，紧跟时代，学习科学，与时俱进，讴歌主弦律，唱出最强音。

诗言志，千古之理。没有正义就没有诗词，更不会有精品！

洪峻峰（厦门大学）：

厦大诗词漫话（四）：叶长青

—

叶长青（1902-1942），原名叶俊生，字长卿，福建闽县人。曾求见陈衍，经义诗文，对答从容，陈衍乃接受其请求，收为弟子。1921年进入厦门大学

教育系读书。1923年9月陈衍就任厦门大学文科正教授、国文系主任后，举荐他为国文助教。担任助教后，他又以通讯研究的方式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研究题目为“文字学名词诠释”。叶长青对文字学、版本学均有研究，代陈衍讲所著《说文举例》与《说文解字辨证》，颇受同学欢迎；也能诗，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陈衍为核心的厦门大学诗人群的重要一员。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29中写道：“余初至厦门大学，可与言诗者惟叶生俊生（长青）、龚生达清。”叶长青有《陪惕庵丈论诗》一诗，其中云：

“著眼用心几圣处，不重干躯重魂魄。”惕庵即龚乾义（1871-1935），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讲师，是陈衍的助手。此诗反映了他们当时论诗的情形及他对写诗的基本见解。

关于叶长青的诗，陈衍的评论是：“绝去俗尘，惟过求生涩。”（陈衍《石遗室诗话》卷29）兹录几首如下：

三日陪石遗师惕庵丈再至虎溪岩
此是从游第几回，溪山如见故人来。
层岩观瀑虚前约，野寺临流作小陪。
大有舞雩风浴意，可无兰渚咏歌才。
只今俯仰情何限，便遣春愁付酒杯。

此诗系在厦大时作。陈衍《石遗室诗续集·卷一》有《三日至虎溪》七绝一首，也应是此次再至虎溪岩所作；另有《率俊生达深培元松坡诸子山行由鹿洞至虎溪》一诗，则是前次游虎溪时作。所谓“虚前约”，指清明约游南普陀后山三节涧未果事。舞雩风浴，出自《论语·先进》：“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后指乐道遂志，不求仕进。兰渚，渚名，在浙江省绍兴市西南，是晋王羲之曲水赋诗处。

赠若抡
由来遇合岂无天，三载辞家苦坐毡。
穷海见闻惟浊浪，野花开谢自经年。
心殷兄弟亲朋友，地老干戈远市廛。
且喜论交疏酒肉，荒村古木傲苍烟。

从内容看，此诗也应是在厦大时所作。遇合，相遇而欣赏、投合，亦指遭逢。穷海，僻远的海边，亦指大海。市廛，店铺集中之处。

雨后

雨后山光数笏青，芒鞋一路有诗情。

春田处处鸣流水，可想悬岩断峡声。

从这几首看，叶长青的诗并不是很生涩，意思明晰，既无僻典也无僻词。

叶长青勤于著作，1922年11月，他即在刚出版的《厦门大学旬刊》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中国文字学研究法》和《整理国学刍议》两篇论文，而他当时尚是学生。担任国文助教后，他又著《闽方言考》、《版本学》和《文字学名词诠释》，均由陈衍作序。

叶长青在思想上追随陈衍，主张保存国粹。感于“国学沦亡，斯文道丧”，他于1926年1月在厦门大学发起组织国学专刊社，“以整理国故，发扬文化为己任”。国学专刊社推举陈衍为主任，他自任社长，成员达50余人。

不久，叶长青应新任金陵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好友陈中凡（1888-1982，字斠玄）的邀请，就任金陵大学国学系教授。离开厦门大学时，他写了《别厦门》五古二首，后刊载于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诗颇愤慨，如云“皇矣我师友，道义勖夕昼。去去母[毋]恋此，努力嗣绝胄。”也许是感愤于在厦大不被重用。他离厦后致力于倡导国学，除了出版《国学专刊》双月刊外，又创办中国国学研究会，自任会长。

叶长青离厦时，师友有诗文相赠。陈衍写了《送叶长青赴金陵大学教授序》，对其寄以厚望：“金陵东南大都会，四方所聚，人物所交，非厦岛僻陋所晞也。以长青留心物色，佐斠玄宏奖气类，由鹿鸣相呼之雅，进而象凤鸟之朋从，吾道张王未可量也。”（陈步编：《陈石遗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厦大国文系教授王振先也有赠诗，亲切动情，诗如下：

赠俊生

久聚不知乐，将离百感生。

赠言吾岂敢，劬学子能鸣。

风雨犹如晦，波涛壮此行。

他年多述作，记共硯田耕。

二

叶长青后来弃学从政，1940年11月至1941年11月任长汀县县长，后

调任永安县县长、莆田县县长。他从政担任县长后，在公务之余，仍然耽于作诗吟咏，被誉为“诗人县长”。尤其是他调任长汀县县长时，正值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这使得他与母校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当时厦大校友总会办的刊物《厦大通讯》，趁便向他索取诗稿，在“通讯”的“校友文艺”栏连载。编者称：“长青学长，早岁从东南诗坛巨擘陈石遗老人游，为老人之得意门人。十余年来执教从政，诗兴犹浓，公余之暇，颇多吟咏，早有‘诗人县长’之称。此次接篆汀邑，本刊适乘其便，索得佳构数篇，特以公诸同好。”（《厦大通讯》第3卷第2期，1941年）这里也选录数首，“公诸同好”。

积是

休愁丸影逝堂堂，丛菊花开且举觞。

积是倘贻明日悔，炫虚谁遣一秋忙。

严宵孤愤看霜剑，剧宦千忧抵道场。

漫向行藏问消息，欲凭诗力挽苍茫。

积是，即积非成是。丸影，日影。严宵，犹宵禁，戒严之夜。霜剑，白亮锐利的剑；又喻霜摧残草木的肃杀之性，亦喻指险恶的形势。剧宦，大官，势力大的官僚。道场，和尚或道士做法事的场所，也指其所做的法事。

六月五日伯瀛先生自龙岩以电话约，次日赴朋口晤聚，同来者何公敢先生，盖为救饥事方仆仆长途也

终夜车轮若耳边，飘然二客定谁贤。

可堪室迩人千里，来共村荒水一天。

促晷离怀忘语次，频年况瘁黯尊前。

大招漠漠魂难返，万命悬丝待少延。

所谓“室迩人千里”，盖因当时福州沦陷，故云。促晷，犹短晷，日影短，谓白昼不长或将尽，泛指短暂的时间；晷，日影。况瘁，憔悴，劳累；况通“悒”。大招，《楚辞》篇名，王夫之解题云：“此篇亦招魂之辞。略言魂而系之以大，盖亦因宋玉之作而广之。”后用以泛指招魂或悼念之辞。“万命悬丝待少延”，即指题目所说的“救饥事”。

别长汀

上道秋风直远人，黄尘巨辇趁霜晨。

家山破后情何限，篱菊黄初酒不贫。

但恐声光过实相，全凭肝胆照齐民。

青山此际宜千赏，面目他年孰失真。

实相，佛教语，指宇宙事物的真相或本然状态。齐民，犹平民。

这些诗写于家亡国危的战乱时期，写出了时局的严峻和自己的抱负，显得沉痛、苍凉，诗风也为之一变。

再举一首：

寿何枚生前辈

萧萧一巷两峥嵘，廿载师门渴望衡。

诗卷同符龚慎垣，书船并驾赵尧生。

偶鸣琴索冰霜洁，自写梅花骨格清。

明日家家争媚灶，有人杯酒拜长庚。

何枚生即是何振岱（1867-1952）。何是同光体著名诗人，又工画、能书、善琴，是陈衍的同乡晚辈挚友。“一巷两峥嵘”指陈衍与何振岱，两人都住在福州文儒坊，是一巷邻居。龚慎垣即龚乾义（1871-1935），龚有《慎垣庐诗稿》。把何振岱与龚乾义相比并称，这是沿袭陈衍的说法。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一再把二人并举，如卷 29 写道：“吾乡中诗人之戛戛独创、不肯一语犹人者，梅生、惕庵可称二难。”其实就诗名地位而言，龚远不能与何相比。赵尧生即赵熙（1867-1948），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著名诗人、书画家，也是陈衍京居时的至交诗友。媚灶，比喻阿附权贵。语出《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朱熹集注：“室西南隅为奥。灶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长庚，中国古代指黄昏时出现在西方天空的金星，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三

叶长青一生以陈衍门人为荣耀，以继承、发扬陈衍的事业为职志。他撰《石遗室丛书提要》，介绍陈衍著作甚详。陈衍子声暨、门人王真先后编撰《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第一至第七卷（至 75 岁），叶长青均作补订，并付刻。1937 年陈衍逝世后，全部未刊遗稿交叶长青整理。但他未及整理付梓便逝世，而陈衍遗稿也从此下落不明，损失无可挽回。（参见《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八》王真按语；陈步编：《陈石遗集》下，福建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2065 页）

陈衍在《与叶长青书》、《送叶长青赴金陵大学教授序》和《闽方言考叙》、《版本学叙》、《文字学名词诠释叙》等文，以及《石遗室诗话》中，对叶长青颇多褒奖，寄以厚望。1933 年 1 月，阴历除夕，76 岁的老诗人陈衍招 22 岁的青年才俊钱钟书度岁谈宴，其中谈到叶长青云：“叶长青余所不喜，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其先世数代皆短寿，长青惟有修相以延年耳。新撰《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序中有斥梁任公语，亦余向来持论如此。”（见陈衍说、钱钟书记《石语》）也许，这才是他对这位晚年弟子的真实看法。

叶长青有《松柏长青馆诗》、《长青诗草》，均已散佚，我搜集到的仅 30 多首。2004 年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百年闽诗》，据《石遗室诗话》收录其诗 5 首。我为厦门诗词学会正在编辑的《厦门诗词百年》选编厦门大学已故诗人作品，选录他的诗作 20 首。

董尚祥（河南沁阳）：

李商隐两首与乐游原相关的诗浅析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这首诗是写柳的，诗题也标明一《柳》字，但其情其景其地显然是写游乐原之柳。这里不说“原”，而说“苑”，表明当时的乐游原并非仅仅一个高地而已，已经是一个士女游览的园林。诗人这次游乐游苑，乃是秋天，但不直写秋天，先写春天的柳，却又写的不是“青门弄烟柳”的远景，而是“东风拂舞筵”的近景。是秋天对春天的回忆。轻盈的杨柳枝，曾经被春风袅袅吹起，拂抚着清歌曼舞的欢乐的酒筵，那正是乐游苑中令人柔肠百转的芳春时节。断肠者，犹言“断魂”“销魂”使人回肠断气，不能自持也。然而，这样生意荣茂的青春时节，为什么到了清秋的日子，却变成了疏疏的枝叶带着斜阳，更加上那凄切的寒蝉！是感叹，也是对秋日乐游苑杨柳的描述，情景

交融，合为一体，简直分不清是写景还是抒情。这里连用“如何”，“肯到”，“已带”“又带”几组虚词，转折唱叹：春日如许风流，奈何会到秋天便斜阳暮蝉，如许萧条！含意宛转，弦外有音。诗人已不是一般的咏叹杨柳，他写进了自己的人生，也写进了许多先荣后瘁的人的人生。这种迟暮之伤，沉沦之痛，触物皆悲，忆昔伤怀的感情，千百年来曾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因而成了千古绝唱，经久不衰。

与《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相关联的另一首诗便是《晚晴》。写的不是游乐游原，据前人考证，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诗人应聘随桂管观察使郑亚到桂州。诗人初到南方，桂林明媚的山光水色和初夏时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观，使诗人感到非常欣悦，并对前途充满新的希望：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诗中描绘的清净而富于生机的画面，愉悦而欣慰的心情，在作者诗中甚为少见。尤其是“人间重晚晴”一句，简直是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为之，而且是有意为之。写景中融入哲理，诗情、画意、哲理融而为一，气象沉凝，意味深长。

首两句写诗人在深僻的住所楼上，俯瞰夹城外的美景，春天刚过去，夏日的天气仍然很晴和明媚，三四句写雨后夕阳，辉映照耀，使久雨萎靡的芳草，得以沐浴阳光。好像天意特别地怜爱这幽处的芳草，人们也更加珍惜傍晚的新晴。这里作者显然注入了自己的人生，认为到桂林后，将使久不得志的诗人得见天日，一展宏图，这个日子虽然晚了，但毕竟是美好的，“人间重晚晴，”似地充满希望；并非“只是近黄昏”的遗憾。五六句写雨过天晴，视野广远，夕阳的余晖淡淡地流注到小窗上，使整个屋子顿时明亮起来。“并”，如，似的意思。“添”，增加的意思。“迥”：远的意思。句意是好像增加了楼之高和望之远，仍然是一派生机盎然之意。这两句是倒装句，并与诗起首语呼应：“高阁”应“俯夹城”，“小窗”应“深居”，结构严谨一丝不苟。末两句，借飞鸟刻画晚晴，与标题相扣。“越”，指广东、广西一带地区，古谓百越之地。“巢干”，鸟窝干，点出“晴”字，“归飞”指出“晚”字，“体更轻”，亦是晴之故也。既写出天晴后鸟身上羽毛干燥，飞翔轻快的姿态，又透露出鸟儿喜晴的心理，藉以寄托自己开朗振奋，充满希望与得意欢跃的心情。

《晚晴》诗写于《游乐原》三首之后，与《乐游原》（春梦乱不记），透出的“不惊”，《乐游原》（向晚意不适）的“意不适”迥然不同，是反其意而为之，这和诗人当时的心境有关。他对入幕桂管充满了希望，认为从此雨过天晴，虽晚犹未晚。但是不久，郑亚事发，诗人又跌入无底的深渊，幽草未被天意怜，而人间的晚晴又何其短暂，诗人的眼前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名诗人名言

贺敬之谈诗：

我个人的体会是，雅俗共赏实际上是最难的，是极高的艺术境界，不能认为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就是粗糙的。单纯复制民族传统的东西不行，但忘记和背弃民族传统更不行。

古典诗词

闽 远 (厦门大学)：

贺国际经济贸易系花甲荣庆

芹献嘉辰感悦然， 鳌堂受业忆华年。 艰辛筚路先行者， 谱写人才锦绣篇。
报效慈亲钦俊杰， 创新学系仗高贤。 衍承百代薪传旺， 永耀东南半壁天！

余绪缨 (厦门大学)：

院中吟 (古风)

2007年9月11日于厦门中医院

(一)

一入院门不自由，此身付与医护“囚”，三怕四难^{*}干扰甚，不知何日可出游？

注：三怕：怕点滴，怕测试，怕检查；四难：入睡难，进食难，排泄难，行动难。

(二)

普天之下病人多，可有资源济普罗。能入杏林属万幸，但愿甘霖洒沉疴。

(三)

不同层次不同天，资源享用甚殊悬。鸿沟如此动心魄，社会和谐何日圆？

(四)

史鉴昭昭警世人，天下得失在人心，苛政岂能延久远，安邦定国赖人文。

病中有感 (古风)

2007年9月18日于厦门中医院

缠身病魔袭来凶，抗争竭力志未穷，躯陷医榻虽无奈，心游天宇却从容。
弟子同仁义已深，儿女亲朋情贵金，更有“天使”细医护，济世扶危献爱心。